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0年·武汉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 印张·70,000字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T 2106·47

定 价：(6) 0.26元

目 录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陈伯达	1
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 党的同路人	康 生	11
破资产阶级世界观 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艾思奇	19
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	胡 缠	23
为什么世界观的斗争是当前思想斗争中 最突出的问题？	施东向	32
为什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两种 世界观的斗争	王子野	36
反右倾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周原冰	41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乔 彬	49
大破唯我主义世界观	郑 治	72
坚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高宝钧	81
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纪耀时	88

无产阶级世界观 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陈伯达

我們全党現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思想意識上說來，這場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在党的总路綫的旗帜下出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全国人民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偉大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什么这时候在我們党内却有少数人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子，站在同党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呢？

我們必須从阶级斗争的現象来看待这个問題。

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告訴我們，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終結，而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繼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灭亡，只要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存在，那么，就还会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但要采取各种办法反抗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采取各种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設。资产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我們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党内有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頑強地保存资产阶级意識的人，在阶级斗争表現尖銳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綫的活动。这次右

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活動，不是別的，正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反抗。

現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不少是在民主革命中帶着資產階級要求加入黨的。他們實際上是黨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就是說，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已經入黨很久，但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他們雖然在口頭上也帶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總是同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在實際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當然，我們黨內有很多人在參加黨以前，也抱着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在參加黨的時候，也還帶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有的很濃厚，有的少一點。但是其中大多數在革命的鬥爭中，願意接受黨的改造，拋棄了他們原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接受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不是這樣，他們一直沒有接受改造，還是用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對抗無產階級世界觀。

每個共產黨員，不管他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怎樣，加入黨的第一條，就是要接受黨的綱領，包括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可是，就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來說，他們有沒有接受黨的綱領呢？由於他們沒有拋棄自己原有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所以，他們就不能接受黨的最高綱領，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即使對於黨的最低綱領，也只能接受那些合乎資產階級革命家所需要的部份，而不能全部接受。在實際上，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從資產階級世界觀出發的資產階級綱領。

右傾機會主義者提出的同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相對抗的綱領，說來說去，不外兩條：第一條，反對党的领导；第二條，反對群眾運動。反對党的领导，反對党的政治挂帥，就是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否認革命專政，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群眾運動，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曾經驚惶失措，經常給群

众运动潑冷水；現在，他們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特別是对于我們的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更加表現惊惶失措，以致不惜进行种种的攻击和誣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結合，就不能够充分发揚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就不能够高速度地发展我們的社会主义經濟。所以，实质正是这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是在灭亡中的資產阶级向我們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的一种絕望的进攻。

不論在民主革命阶段或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党的綱領問題集中到根本的一点，即集中到政权的問題，而政权問題就是阶级专政的問題。正如毛澤东同志指出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綱領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綱領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我們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都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这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綱領。

在我国，1957年資產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們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党的领导上。国际間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說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无党制度’”。他們的目的都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社会主义事业。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同資產阶级右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一样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說，他們并不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他們只是不喜欢加强党的领导而已。但是，每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各种政党是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列宁老早駁斥过那种所謂“是党专政，还

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的荒謬提法。在我國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就一直認為，國民党的“以黨治國，一黨專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是一小撮極端反動的剝削階級對於全體人民的專政。我們黨從來把推翻國民党的“以黨治國，一黨專政”，同推翻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當做一件事，而不是當做兩件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我們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國民党的反動統治，推翻國民党的“一黨專政”；就是要代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全體人民，我國絕大多數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對於少數剝削者，對於極少數人的專政。這種革命專政，必須通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即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來實現。不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別的，就是共產黨擔負國家的領導權。我們怎麼能够把黨的領導同階級的專政分開呢？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我國人民怎樣能够推翻國民党的“一黨專政”，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而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呢？又怎樣能够再進一步地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呢？又怎樣能够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領導人民創造幸福生活，開辟將來共產主義的新天地呢？否認共產黨對於革命和革命專政的領導，也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否認社會主義，否認人民的一切，這一個道理是很清楚的。

在1957年，有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曾經舉起什麼“自由”啊，“平等”啊，“博愛”啊這些旗子來反對社會主義。我們黨內有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很欣賞“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他們生活在二十世紀的革命的中國，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他們信奉的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

認為民主革命要實現的是这种口号，社会主义要实现的也是这种口号。这是完全不懂得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各国革命的历史，也完全无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质是什么呢？难道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吗？不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吗？资产阶级当时提出这些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买卖的平等，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把他们的剥削的触角能够无限制地伸张到一切他们可能达到的地方，要求尽量地扩大他们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

马克思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① 难道资产阶级所謂“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承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又不断地指出了这些口号的极大欺骗性。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会把这些口号列入社会主义纲领，而且也不把它列入民主革命的纲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4页。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沒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是：推翻帝国主义統治，推翻封建制度，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等等。总之，不論是在俄国或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馬克思政黨都沒有把“自由、平等、博愛”这些口号作为綱領。并且，不只中国和俄国，凡是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只要那里有馬克思主义政黨，他們也都不会把这些口号当作綱領，而总是把那种合乎本国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斗争目标当作綱領，把人民夺取政权的問題当作綱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然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愛”这样的口号当作綱領。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中曾說：“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籠統詞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轉到資產阶级的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①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有一部分資產阶级分子还一直留恋着他們那种所謂“自由企业”、“自由經營”，农村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也仍然留恋着过去那种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机买卖的“自由”。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資產阶级分子和富裕农民的感情和想法很欣賞，并且往往成为他們在党內的集中代言人。当着党的总路線、大跃进、人民公社取得了偉大胜利，显然注定了資本主义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要最后灭亡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用資產阶级的“自由”觀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們代表了誰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① “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頁。

平等的概念也是一样。恩格斯說得好，“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内容，都归结为廢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① 我们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說的平等，在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說的平等，他们所要求的，也就是富人和穷人平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平等。这种說法历来是资产阶级为着保留他们的剥削制度和他们的特权，而对于群众的欺骗。

马克思早已駁斥过許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阶级平等化”的口号来减弱和掩飾阶级的对立。当他同巴枯宁斗争的时候，曾經指出：照字义了解起来，阶级平等化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样固执地宣傳的“資本与劳动的調和”②。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地拆穿了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和叛徒們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的伎俩。他說：“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③ 在駁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說的时候，列宁这样指出：“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个真理考茨基很不喜欢，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內容。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沒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上的平等。”④

在地主资产阶级統治的社会里，統治阶级絕不会給被压迫的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10頁。

② 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局信”（1869年3月9日）。

③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頁。

④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頁。

人民以平等；被压迫的人民的任务是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经过革命取得政权而反动阶级成为专政的对象以后，在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和已经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之间，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平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阶级，也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这时候，要求“阶级平等”不过是那种不甘心于灭亡的剥削阶级的一种叫嚣。资产阶级右派发出了这种叫嚣来向社会主义进攻，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则在党内响应这种叫嚣。

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完全实现以后，要完全消除任何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提法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说得好：“‘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话，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间，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是正当的，但是现在这个观念则象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现在已经有了阐述这个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❶

右倾机会主义者满脑子堆了那些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他们虽然是党员，但是，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

❶ 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40—41页。

界觀同无产阶级世界觀是对立的，由于他們懷抱着資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平常的时候，他們总要鬧別扭，常常不遵守党的纪律，不照顧党的团结和大局，而一遇到大的紧急关头，一遇到什么风吹草动，他們就要起来公开反对党的正确領導。

現在的一些右傾机会主义者，他們和党从来就存在着原則的分歧。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分歧主要地表現在革命方法上。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問題已經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是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分歧。毛澤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相反，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却在实际上要使資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資本主义制度复辟开辟道路。

当1957年資产阶级右派向我們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毛澤东同志这样指出过：“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們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領導，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資本主义制度，他們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①毛澤东同志这个指示說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为什么右傾机会主义是我們黨內的主要危險，为什么我們必須对于右傾机会主义者进行严肃的不調和的斗争。

①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0頁。

这次我們全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关系到我們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必須認真进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首先必須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彻底。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應該在离开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們該是到猛回头的时候了。認真接受毛澤东同志和党的教导，接受同志們的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觀，回到党的总路线上来，这是他們的出路。而一切共产党员在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这场保卫党的总路线上斗争中，也要下决心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提高自己。我們的革命是不间断的，我們的思想革命更不应当停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觀，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觀，這是我們經常的任务。

（原載“紅旗”1959年第22期）

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

康 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偉大胜利的十年，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取得偉大胜利的十年。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都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战胜資產阶级思想的条件下取得的。在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全党响应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展开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和坚持总路綫的斗争。我們現在已經在這一場斗争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国广大的劳动群众掀起了一个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新高潮，有力地回答和駁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各种进攻和誣蔑。这一場斗争是我国十年来資產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銳斗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繼續。这一場斗争的胜利是我們在思想战綫、政治战綫上又一次极其重大的胜利，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对于資產阶级思想又一次极其重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指出，党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資產阶级、小資產阶级的民主派；他們从来不是马克思

列寧主義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每一个偉大的革命运动当中，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同路人来参加的。列寧說：“在群众性的工人政黨中，无论那一个比較大的派別，实际上在資產階級革命时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現象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經常同小資產階級的各式各样的阶层接触，經常不断地从这些阶层中吸取力量。”①他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过程中，許多人加入我們的党，并不純粹是由于拥护我們党的无产阶级綱領，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們党为爭取民主而进行了光輝的坚决的斗争，他們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沒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②

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开始不久的时候，毛澤东同志指出：“有許多党员，在組織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沒有入党。”③他們是跑到党里来的非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者。毛澤东同志的这一分析，对于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提高他們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現在，毛澤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設蓬勃高涨的条件下，指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实质，这对于提高全党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觉悟水平，同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們党的历史无可辯駁地証明：我們的党是光荣的、偉大的、正确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党。我們的党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

① “列寧全集”第15卷，第423—424頁。

② “列寧全集”第15卷，第413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3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876頁。

中央的领导下，一贯地用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方针指导中国革命。我们的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们的党是在有着极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党在过去长时期内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此，有不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大批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找出路，甚至参加到无产阶级先锋队里来。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负有改造他们的历史任务，并且可以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改造过来。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①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用自己的本来面貌来改造党的企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必须采用各种办法，使他们接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使他们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我们党的历次整风运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之后，有很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逐步建立起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立场和世界观。这样，他们就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总还有少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而又不愿改造自己的人，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没有多大变化，有的甚至是原封不动。他们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还可以部分地同意马克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993页。